



# 如烟往事大生里

文/画 张国华



在商埠区的经四纬八路路东,有条笔直的南北巷可以直接通到经三路,巷子名叫大生里。除了巷子南首东西各有一栋楼房外,其余都是四合院,民国时期这里是济南有名的花街。1953年,原有的四合院拆除改建成六排整齐划一的红砖房,每排独自成一院落,每排平房的东西屋顶上都有一个木制天窗,为厕所通风口,院门两侧分列着公共厕所和水池,是典

型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居民集体生活环境。

小长江八岁时没了娘,十五岁时正赶上济南天桥北的成通纱厂招童工,于是第一次进了济南城,那一年是民国三十二年(1943年)。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办公室打扫卫生、烧水沏茶、传电话和送信。记得成通经理苗海南在里间办公室办公,外间屋是张今汉。但小长江工作不久就出了纰漏。有一天柜

上要小长江给仁丰纱厂的马伯生经理送一封要紧的信,路上经过天桥西的韩家窑铁路道口,这里没有护栏,常常有穿戴整齐前来寻死的人,刚好这一天小长江就赶上了,于是好奇地随着人群围观,忘了时间,回到厂里都天黑了,误了事,就此丢了饭碗。于是天桥边上又多了个脖子上挂着箱子卖卷烟的孩子……

攒了点钱后,长江有了干其

他小生意的资本,在大生里的南头摆起了百货摊子;再后来买了辆德国产的黄包车,接送往来这条花街的女人和客人,听到顾客夸这车漂亮,他打心里高兴,丁丁当当地和其他黄包车车夫靠双腿飙车好不神气,觉得一把好力气终于派上了用场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政府取缔了这烟花巷,女人们也都散了,嫁人、回乡或回乡嫁人;黄包车也公私合营成立车行,只能在十二马路以西拉活,不允许进城,长江又一次没了生计。于是黄包车车夫们又换成三轮车拉货,为此政府还为他们戴上大红花,上街展示昔日黄包车车夫翻天覆地的变化,长江觉得自己的春天又一次到来了……再往后季节不停轮回,世界也不停地变,长江却老了,腿脚再也赶不上外面的变化了。

此刻,八十五岁的长江就在我面前,他已经在 大生里六号院住了半个多世纪,曾经的职业习惯使他穿戴利索,依旧戴着一顶遮阳帽,即便是在这狭小的屋子里。听长江在香烟缭绕中回忆,在烟雾中他看到年轻时那辆德国产的黄包车,停在巷口的阳光里,铜把手还泛着光;在烟雾中还不能释怀他年少时犯下的错;烟雾中那昔日巷子里摇曳着旗袍的女人,亦真亦假,望着他微笑……缥缈但真实。

【历下亭】

□鲁黔

孩童时代,我在珍珠泉院内吃了三年的食堂,且院内住着袁省长,其两子乃我同窗。在我少小的眼里,那院子是很大的,那里的一草一木、古亭回廊、泉池、小溪都谙熟在记忆里……

在过去的年代,那里是省政府的内部招待所,除会议外,闲杂人员是不许进入的,大礼堂只供开大会和每周三、周六观赏电影或文艺演出之用,然平民百姓是无此缘分的!

珍珠泉在远古时期就有了,有诗曰:“娥皇女英异别泪,化作珍珠清泉水。”珍珠泉三字的匾额乃乾隆御笔亲题,就连泉畔一株千年海棠还是宋代济南太守曾巩亲栽,至今仍根深叶茂地鲜活著。

泉池长42米,宽29米。泉水清澈见底,何谓珍珠泉呢?即从池底自然冒出一串串晶莹相连的水泡,其源源不断,谓之珍珠泉也。

【泉城记事】

□李和平

曲水亭街虽没有泉城路那般摩登与豪华气派,却没有芙蓉街的闹市纷扰,也有着小家碧玉般的清丽和大家闺秀般的恬淡与宁静。老街连接着历史的这端和那端,将小桥流水人家的经典风范点缀得充满灵性和精彩斐然。曲水荡漾着姣俏,荷柳舞动着妩媚,老街就那么回眸一笑,百花(洲)清澈,大明(湖)荡漾,济南顿时美了,美了、美了……

烟雨朦胧的曲水亭街,凝聚了济南人永不枯竭的爱泉情结;飘逸隽永的曲河之水赋予了济南动感的活力与生命的激情。济南文史专家张继平在《济南老街老巷》一书中这样描绘曲水亭街:“街以亭命名,亭以水命名,水再以曲而著称。不用别的,仅这个街、亭、水融为一体 的名字便足以让人为之感叹:拥有这样一个好名字的老街,如果没有神韵,那才怪哩。”据资料记载,“历祠下泉韵竟

## 珍珠泉童趣

我及袁家的同学,就是在与池子相通的窄水道里学会游泳的。用一根竹竿连接不宽的两岸边,固定好两端,先抓着竹竿练习憋气,然后右手抓竿,左手练习划水,继而松开抓竿一手,逐渐便抬起了头部,我敢说那个年代的孩子,生存的能力和胆量都是很强的,很多技能且是无师自通,这才叫“自学成才”啊!

有一李姓大叔,他是院内的管理人员,我们是有点怵他的。那时的主池内是不让戏水的,夏日的中午,趁无人时我们便脱了衣服,光着腩跃入池中,在宽阔的水池里畅游,那种愉悦心情,真乃痛快至极。

一次两次,数次都平安无事,然终于出事了。某一天中午,当我们游完上岸后,却发现李姓大叔怀抱着我们的衣服,十分威严地站在那里。下午还要到校上课,光着屁股却如何

是好,在万般无奈下,我们不得不低头认错,苦苦哀求,他总算把衣服还给我们。

但“梁子”算结下了,此“仇”不报,枉为人也。经密谋策划后,趁他午休时,便在他的宿舍门口挖了“陷人坑”上面用树枝、报纸盖上,并掩上浮土,用弹弓击打后窗玻璃,把李氏大叔惊起,出门寻找滋事之人,不幸踏入陷人坑内,致使李姓大叔伤至脚踝,竟数月不能上班……

尽管他怀疑我们,但苦无证据。至今想来,那次的“恶作剧”确有些顽皮过头了。

每逢周三或周六,大礼堂内不是演电影,就是文艺演出,但我们也不是场场都有票的,在未得罪李姓大叔前,他对我们尚能网开一面,打那事情发生后,即使我们从其他门混进去,他也会毫不留情的把我们清理出去。

有一次演出太诱惑人了,

那是周恩来总理曾率的一支武术队和众多文艺名角,从十四国访问归来后的一次汇报演出。拿不到入场券怎么办呢?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啊,毕竟我们对礼堂周围的地形太熟悉了,男女厕所的窗户都是半开的,于是便采用“人梯”方式,从厕所进入。到场的观众坐无虚席,无奈下只好东躲西藏,冒着随时被清理出场的危险,总算是饱了眼福……

珍珠泉院内的环境令人神怡,由于没有对外开放,其环境是自然、静谧、淡雅的。岁月匆匆而去,几十年过去了,也就是一眨眼工夫,珍珠泉对外开放了,当我故地重游时,却已是面目全非,泉池仍在,附近的大部分泉群和小溪,还有那中西结合的四合院,却被毫无半点特色的办公楼所取代,那十一条泉子都基本干涸了。珍珠泉的静谧、典雅只能残存在童年的回忆里……

## 曲水亭街掠影

亭撰写楹联:“三椽茅屋,两道小桥;几株垂杨,一弯流水。”遂将曲水亭街演绎得栩栩如生。而历史上每年三月三,文人墨客相聚于此,饮酒赋诗,低吟浅唱,“曲水流觞”的传说便伴随着它的光环炫耀至今。清乾隆年间王初桐诗曰:“曲水亭南录事家,朱门紧靠断桥斜。有人桥上蒯裙坐,手际飘过片片花。”2004年10月,在由两万多名市民自发参与投票评选的二十条“市民喜爱的老街巷”中,曲水亭街排序第三,“家家泉水,户户垂杨”的曲水亭街拉开了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面纱,圆了老济南人的一个梦。

记得多年之前,人们喜爱细腻委婉的曲水亭街,如同把玩玉中之王翡翠,爱不释手。曾有人异想天开,想用大理石板铺砌曲水河床,想让历史的河流大放光彩,开创一条不合常理的“先河”。此举遭到了诸多济南人的强烈反对,终得以放

弃。自然规律不可抗拒,但济南人爱泉护泉之美德意识足以感天动地!历史没有忘怀老济南的纯真记忆,传统文化在这里得以传承:兔儿爷、捏面人、拨浪鼓、古玩字画、大碗茶、门市摊点,生意兴隆;老城故事照相馆“开张大吉,喜迎宾朋,不知捕获了几多老济南的沉思与感怀;文史专家唐景椿的专著《济南老街巷》在曲水亭街上赚足了人们的眼球。

那天,我从曲水亭街的石板路上走过,枝条垂拂的曲水河旁不时掠过一丝丝清爽的风。站在河边看袅袅水草舞动,不由想起古戏曲中的水袖。我眺望着“明府城百花洲片区改造工程”的美丽景观,面向曲水亭(原曲水亭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拆除,2003年建一六角亭取名曰“曲水亭”),祈祷:祝曲水长流,老街长青;愿曲水亭街这条优秀的历史文化老街风韵永存。



【80后观澜】

## 山会

□辛然

对于千佛山,我所期待的,不是中秋节的登山赏月,而是为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所准备的庙会。据说,山会是自元代开始定下的重阳节这天在千佛山举行的庙会。大概因为游人多,吸引了小商小贩,从而逐渐发展成为为期一周的山会。举行山会的那一周,各式各样的小吃、饰品等摊位都聚集在山下,从山门由南至北一直排到经十路,同时也顺着山脚东西方向的小路延伸一部分。参加山会的人总是络绎不绝,尤其是双休日,小孩被父母领着,青年男女聚在一起,都热热闹闹去赶山会。

逛山会的还是青年居多,三三两两、四五成群,一到山会就看花了眼,不知道先从哪里逛起。山会有着琳琅满目的摊位,主要以小吃和装饰品为主。我每次逛山会,总要先买上一份热乎乎的糖炒栗子,端在手里一边吃一边浏览道路两边的饰品。饰品多是以大红色为主、与佛教有关的避邪挂件,比如桃木刀、佛珠等;也有五花八门的首饰,吸引了爱美的姑娘围在一起挑选;还有一些平时不多见的工艺品,比如饽饽卡子(模具)、海南椰餐具、贝雕等。越是靠近山门,小吃就越多起来:新疆羊肉串、安徽臭豆腐、河南米粉、胶东手擀面和云南米线,还有千里香馄饨。除此以外还有不少捏泥人、编草叶的手艺摊。

千佛山景区管理人员为了避免历史文化的传统节日变成“市场”,每年都要安排热闹的节日,比如杂技和地方戏等,此外,还有传统文化展览。去年我进山观看了织布、打铁、烙煎饼等展览,虽说在织布机前摆弄了几下、买了一个铁匠刚打好的小铲子以及品尝了老式锅炉新烙出来的煎饼,可总觉得是人为组织的传统展览,总免不了一个“秀”字:老一辈人看到了这些会感慨万分,年轻人看了也只觉得新奇,新奇完就抛至脑后了;因为这些东西毕竟是被淘汰了,没有了生命力的事物仅仅为传统节日添加些古香古色。但山会真要变成“农贸市场”吗?当然不会。

那年山会,我品尝着薄薄白软的云片糕在一个木制家具的摊位前驻足很久。摊主是一位老师傅,他先拿过几个零散的木架子摆好,然后只见咄咄几掌,一个整装牢固的书架瞬间形成,一根钉子都没用。周围很多观看的人都对他的“功夫”赞赏不已。回家一问才知道这叫“卯榫结构”,不用钉,胶且不受干燥或潮湿的环境影响,可几百年不变形,是木匠的上乘功夫。在山上还遇见一位雕桃木小人的老夫妇,“自己做的”,老人得意地给我介绍,随手顺着桃木的纹路雕出一个小人 的形状。这些手指大小的小人,做工粗糙;弯曲倾斜的短线构成五官,表情难以琢磨;清一色双手合十,稳稳站着。我挑了四个,老人拿着我给他的那张崭新十元人民币“哗哗”地抖着,很茫然地问我:“是真的吧?”我点头笑着走了。我想,哪还用大张旗鼓地排节目、搞展览,细微之处便可显现:传统文化的底蕴不一直就在人们自己的手里么?